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2026年3月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刘云云 美术编辑:卞锐 TIANJINDAILY 天津日报
E-mail:liuyunyun628@126.com

让荣耀不再沉默

刘新强

2025年播出的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刻画了在台隐蔽战线英雄群像,剧中为掩护机密跳海自尽的交通员德英这一角色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德英原型是天津静海董健民烈士的视频一度冲上热搜。董健民是一位怎样的英雄?德英原型真的是她吗?她又有怎样惊天动地的事迹?带着一连串的疑问,我于近日驱车直奔董健民烈士的家乡——天津市静海区蔡公庄镇刘祥庄村。

当汽车拐过刻有"刘祥庄村"字样石头的路口,远远就望见村口那座灰色二层小楼,董健民同志事迹纪念展厅即设于此处,展厅占地面积288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224平方米。步入序厅,迎面就是矗立着的董健民烈士半身铜像,主展厅设有"巾帼之志""先辈引路""奔赴延安""枣园电波""渤海惊涛"等五部分。蔡公庄镇党委书记李红军带着我们一边参观,一边讲述董健民烈士生活、学习、工作及壮烈牺牲的革命历程。

1923年8月,董健民出生于刘祥庄村一个普通家庭,该村《董氏族谱》开篇即是"精忠报国、笃实为民"的家训,她的叔父董秋斯(董绍明)为中共地下党员、革命文学翻译家。董健民的青少年时期正值中华民族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苦难时刻,她深受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和保家卫国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目睹了侵略者、反动派对老百姓的残酷压榨和剥削,亲历了家庭衰落、求学不得的坎坷,这些经历和见闻激发了她追求救国真理、投身抗战救亡的决心和信念。

1939年春,在叔父董秋斯的帮助下,董健民和姐姐董清民、董仲民(董秋斯之女)踏上了奔赴延安之路。历时8个月、辗转两万里,三姐妹先由天津乘船到香港,后辗转广西凭祥、贵州贵阳,北上到达陕西西安。大姐董清民因病痛和劳累双重打击倒在征途中。到达西安后,健民、仲民又随青训班徒步800里,于11月抵达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的一年里,她们吃小米、住窑洞,白天在山坡上听课,晚上在油灯下看书,迅速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1940年秋,姐妹俩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精神的鼓舞下,她们全身心投入抗战救亡的革命斗争中,并逐步成长为党的保密战线的骨干力量。

1941年,董健民、董仲民先后被选调到我党隐蔽战线的指挥中枢——中央社会部,任机要科译电员,在李克农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李克农亲自给这对姐妹起了"大董""小董"的代号,负责联络党的地下组织的秘密电台。"大董"董仲民和机要科科长张云一组,主要负责联系上海方向;"小董"董健民和钟琪一组,主要负责联系重庆方向。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至重庆,来自重庆秘密电台的电报和情报很多,特别是当时周恩来同志长期在重庆工作,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电报昼夜不停,董健民和钟琪出色完成了译电任务。

在李克农主持见证下,1942年底,董健民、钟琪这对幸福的革命情侣在枣园一间普通的窑洞里举行了婚礼。1945年8月,抗战全面胜利后,党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东北成为国共争夺的战略要地。1946年10月,为加强与东北各根据地的联系,党中央决定在大连建立秘密电台。李克农经过慎重考虑,指派董健民、钟琪二位同志担当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1946年11月7日,钟琪、董健民夫妇辗转奔波,乘坐商船进入渤海海域时,由于叛徒告密,遭到一艘国民党军舰野蛮拦截,并向商船开炮,夫妇俩刚满两岁的孩子头部被弹片击伤。当穷凶极恶的敌人叫嚣着"延安来的共产党,速速交出秘密文件"时,钟琪、董健民夫妇当即作出抉择,高喊:"宁死不当俘虏,同志们跳海!"随后把携带的机密文件放在胸前,一家人紧紧抱在一起,纵身跳入波涛滚滚的大海。同行的其他延安同志以及护送的交通员也相继跳海。万幸的是,一位交通员落水后抓住一只木箱,靠着木箱浮力和暗礁的掩护,坚持到敌人解除封锁,被路过的一艘苏联商船救起,才得以向党组织报告了钟琪、董健民夫妇舍生取义的英雄壮举。

由于隐蔽战线的特殊保密性,英雄的事迹并不为更多人所知。1981年,经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副部长王涛江、刘志汉、王珺同志以及原中央社会部干部刘涌、金信同志证明:董健民、钟琪二位同志确系中共党员,在延安做机要工作,表现一贯很好。日本投降后,被党组织派赴大连工作途中,在海上遇敌舰,董健民、钟琪二位同志为了保护党的机密,带着密码,抱着小孩,英勇跳海牺牲,应追认为烈士。1983年6月20日,中共中央调查部在北京万安公墓为董健民、钟琪烈士举行了遗像安放仪式,由于没有任何遗物,骨灰盒中仅放了一份悼词。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王珺满怀悲痛地讲:"1947年初,当我们知道钟琪、董健民同志壮烈牺牲的消息后,作为同他们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作为他们的同志,心情十分悲痛,但又以有这样无限忠诚的战友而自豪。组织上为他们举行了追悼会。由于战争环境和工作的特殊性以及其他原因,长期未能与钟琪、董健民同志的亲人取得联系。钟琪、董健民同志已于1981年7月经民政部正式批准为革命烈士。"1988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将董健民事迹编入《中华女英烈》。

在董健民同志事迹纪念展厅的一面红墙上镌刻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们,家乡人民更是永远铭记董健民烈士的英雄事迹,追寻她的光辉足迹,发扬她的忠诚精神,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接续奋斗。

题图:1939年春,董健民和两个姐姐奔赴延安途经香港时留影。**插图:**1946年赴东北前夕,钟琪、董健民夫妇与儿子明明于延安留影。

李叔同与莎士比亚

李云

李叔同(1880—1942)是中国话剧史上重要的开拓者之一,1906年与曾孝谷等人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春柳社",为中国话剧早期重要的艺术团体;1907年2月,他在东京参与演出《茶花女》第三幕,观众达两千多人,这是中国话剧演员首次完整演出西方话剧选段。李叔同之所以在中国话剧史上作出开创性贡献,与他对包括莎士比亚作品在内的西方戏剧的学习借鉴有密切关系。

作为世界一流戏剧大师的莎士比亚(1564—1616),其作品《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奥赛罗》《理查三世》《罗密欧与朱丽叶》《麦克白》《裘力斯·凯撒》等,在1860年代就被西方专业剧团、业余剧团等搬上了上海的舞台并反复上演;还有教会组织、学校团体举办的莎士比亚主题晚会、公开讲座等,以朗读、演唱和讲座等形式展现,使观众直接感受到莎士比亚戏剧的艺术魅力,为中国话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剧场效果。多种形式的呈现、推广,带动了莎翁戏剧的翻译、改编,培养了一批表演西式戏剧的人才,李叔同即是受益者之一。

李叔同油画《自画像》

李叔同对莎士比亚的了解、学习和借鉴,有迹可循。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李叔同在创办春柳社之前就对莎士比亚的作品有所接受,直接证据是他1904年作于上海的诗《滑稽传题词四绝·优孟》:"中原一士多奇姿,纵横宇合卑莎维。人言毕肖在须眉,茫茫心事畴谁知?""莎维"下有其自注:"莎士比亚、维白新德。"诗中认为中国古代优孟的才智不在西方莎士比亚、维白新德之下,从"纵横宇合""茫茫心事"等句中可见李氏抱负,有心以戏剧振兴国家,改良社会。这种情怀既是他从事话剧事业的初衷,也是他日后发起成立春柳社的主旨。

另一方面可以确定的是,李叔同对莎士比亚怀有崇敬和仰慕之心。1912年,他曾题写并设计"沙翁墓志"。关于此事有一个引子,李叔同友人叶楚伧仰慕叶绍袁及叶小鸾,几经考证后发现自己与他们竟属同支,于是"泛舟吴江东南隅之汾湖,寻访位于叶家埭一带的午梦堂旧址,及大富圩宝生庵之侧的叶小鸾茔坟"。苏曼殊为叶楚伧作《汾堤吊梦图》,表现其魂牵梦萦之情。李叔同看到此画后很快就将之发表在其主持的《太平洋报》上,同时还刊出他自己题写的"沙翁墓志",当时被人称为"双绝"。叶氏所吊为所崇敬之先人,李叔同所吊为仰慕之剧作家,有异曲同工之妙。该图的中间为莎翁自撰墓志,上面为李叔同所题"沙翁墓志"四字,左上角为李叔同所译近代英文,右上角为其跋文:"《沙翁墓志》书法古穆,相传为沙翁自笔。文字亦奥衍,不可猝解。今译为近代英文如左。"他还将墓志译为中文:"君亦顾諟天之明命,勿伤吾骨。有保吾之墓者,吾必佑之;有移吾之骨者,吾必殛之。"

此外,也有资料表明李叔同曾认真研读过《莎士比亚全集》英文原著。与其关系密切的学生丰子恺曾说:"李先生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学得很好,到了日本,就买了许多西洋文学书。他出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细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可见李叔同很重视对莎士比亚原著的学习,在书上留下很多笔记。但丰子恺认为李叔同在南洋公学时才学英语,1905年到日本后才购买并阅读莎士比亚作品集,却与事实不甚相符。从李叔同致师友的信中可知,1896年他在天津时即开始学习英语,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去日本之前已经接触了莎士比亚作品,证据即是前面所举1904年所作《优孟》之诗。

从李叔同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熟稔程度不难推断,其话剧事业起点很高,始终是在对世界一流戏剧的接受中展开。其接受过程约可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8岁(1898年)之前,李叔同主要生活在天津,1880年代即有多种西方戏剧在天津进行公开性质的商业演出,使他初步接触到西方戏剧文化。第二阶段,自1898年至1905年,李叔同在上海,有更多机会接受莎士比亚戏剧。他热衷演剧,活动范围与中国话剧发展轨迹多有重合。如1901年至1902年,他在上海南洋公学学习,该校在中国较早开展话剧演出,他是主要演员之一。1903年,李叔同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国文教授,该校设有莎士比亚研究会,校内自1896年开始即演出《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等莎剧片段。李叔同任教这一年,校内曾演出《亨利八世》中的"审判"片段。此外,西方专业剧团在上海的莎剧演出,数量和质量也颇为可观,形式亦多样;还有以莎剧为主题的朗读会、讲座等多种公开活动,逐渐获得国人的关注和参与,李叔同本人更是浸润其中。

1905年8月,李叔同离沪至日本,在东京继续接触莎剧,与友人一起创办春柳社,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剧,引来观众和戏剧界人士的高度赞赏。1908年参加第四次公演后,李叔同渐渐退出春柳社的演出,醉心于油画和钢琴。1911年,李叔同回国后,莎剧在天津、上海两座城市蓬勃发展,西方剧团的莎剧演出达到盛况,其中彭德门剧团1911年6月曾来天津演出,马西森·朗剧团1912年1月也曾来津演出。莎士比亚受到文化界较为广泛的关注,如1911年《小说月报》刊发莎士比亚的大幅照片;1913年上海城东女子中学用中文演出由《威尼斯商人》改编的莎剧《女律师》,李叔同曾在此校任教,虽然他已经不再演剧,但对莎士比亚戏剧仍极为关注,1912年为莎士比亚题写并设计"墓志",即是最佳证明。李叔同不是孤立地接受莎士比亚作品,而是对西方文学整体有所观照,他于1913年还撰写了文章《近代欧洲文学之概观》,第一章为"英吉利文学",这使其对莎剧的地位和价值有较为深刻全面的认知。

莎士比亚戏剧对李叔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使其超越书面传播的局限,直接欣赏到原汁原味的西方戏剧表演艺术,有助于其舞台实践的成功;另一方面有助于其向世界一流戏剧看齐,领悟并学习世界经典戏剧精神。今天,在回顾李叔同艺术成就的同时,我们更应学习他的眼光与襟抱——把外来文化的精华与本土文化相融,并以此丰富本土文化,创造性地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构建起具有崭新内容和形式的高层次文化艺术体系。

八骏图(中国画) 刘家栋

蝶变新生的城市空间(八)

一条绿道串起的津门新韵

李芳

已废弃的铁路用地,散落的河道边坡、闲置地块……这些城市发展的"边角料",经精心规划、设计和改造,蜕变为一条蜿蜒42公里、串起城市脉络的环城铁路绿道。这个天津城市更新的成功案例,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2013年至2017年,我所在的规划团队背上照相机、测量仪器、地图和水壶,开始了为期7天的徒步勘察。我们要走的,是一条几乎被城市遗忘的脉络——始建于上世纪初的陈塘庄支线、周芦铁路等老旧铁路线。这些曾经承载着天津工业血脉的轨道,随着城市发展的加快已渐废弃,几乎成为"鸡肋"空间。第一天走下来,大家都傻眼了:铁路沿线杂草丛生,有的地段被违建侵占,有的成了垃圾堆放点,还有的地方根本无路可走,得绕大圈子。数日的徒步,我们用双脚丈量了这些陈旧的角落,也看到了城市的不同风景。在北运河段,一位年过七旬的大爷指着锈迹斑斑的铁轨说:"我父亲当年就是沿着这条铁路去钢厂上班,养活了一大家子。现在这样子,看着心疼啊。"在大直沽段,我们看到孩子们在铁轨旁的空地上踢球。在中山门段的一片荒地上,附近居民自发开垦了小菜园,养鸡养鸭……这些观察让我们意识到,这条废弃铁路不是城市的伤疤,而是等待唤醒的记忆。它就像一锅好汤的底料,看似普通,却饱含着城市的原汁原味。

带着徒步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团队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方案设计工作。规划提出一个大胆构想:为什么不把这些零散的空间资源充分利用,形成一条完整的环城绿道?"这就像天津的嘎巴菜,原本是老百姓家的剩饭剩菜,经巧手一做,反成了名吃。""对,我们要做的,就是当好这个厨师。"在行业专家、规划师、工程师、建筑师、景观师的共同努力下,提案初稿完成,团队成员很是惊讶——这条绿道竟能串起海河、子牙河、新开河等五大水系,连接起水上公园、天津博物馆、自然博物馆等10余个文化节点,贯穿6个行政区,串联54处商业街区和综合体,46所高中级以上教育资源,35所医疗设施,22所养老机构,同时为周边69个成熟社区服务超过80万居民。更妙的是,它还能整合30余处工业遗存,保留铁轨、信号灯等工业遗迹,让百年工业记忆重获新生,实现小投入大撬动。提案上报后,项目很快获得认可,被列入"美丽天津"重点民生工程。

如今,漫步在已贯通的环城铁路绿道上,能切身感受到周边居民体会到的便利。清晨,老人们在保留的铁轨旁打着太极,身后是老信号站改造成的休息驿站;午后,孩子们在河边绿地上奔跑,那里的护坡已变成生态草坡;傍晚,年轻人沿着彩色沥青步道慢跑,时而穿过由老厂房改造的艺术空间。最让人动容的是那些老产业工人,70多岁的刘师傅原是铁路职工,如今成了绿道志愿者,每周都来擦拭保养保留的机车头展品。"看着这绿道,就像看见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天津就是这样,老东西也能玩出新花样,这是咱的自信!"这种自信,源于天津作为中国工业重镇的底蕴,更源于天津人乐观务实的精神。

天津环城铁路绿道的成功,揭示了一种独特的城市更新哲学——它不追求推倒重来的宏大叙事,而是像做菜一样,讲究火候、注重调味,于平凡中见真章。这种智慧,体现在绿道设计的每个细节:老铁轨成了文化展示廊,桥下空间变成了篮球场,废弃站房改造为社区书屋,就连护坡上的野花野草,也经过精心整理,成了生态教育的活教材。

环城铁路绿道的探索和改造,既保留了城市的工业记忆,也为周边居民开拓了全新的生活空间。它告诉我们:城市更新不必另起炉灶,有时,把现有的边角料用心调配,反而能烹出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城市味道。而这,不正是天津人最拿手的吗?

(作者系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规划九院正高级工程师)

徽章上的天津文化(九)

地下徽光引路长

罗丹

"地下徽光引路长,车轮滚滚载晨光。无声使命胸前刻,隧道深深照远方。"在一次天津地铁开放活动现场放置的留言簿上,有热心乘客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地铁作为现代都市高效的运输网络,是连接人与城、昼与夜的纽带。

天津地铁既有线作为现天津地铁1号线的前身,是天津最早的地铁线路,可追溯至"7047"工程,许多老一辈的天津人都曾通过义务劳动参与其中。1970年4月7日,"天津市墙子河改造工程"立项,计划在墙子河河床上铺设柏油马路,并在其沿线建设地下铁路。1976年,天津地铁试通车,在胜利路(今南京路)沿线设新华路、营口道、电报大楼(今鞍山道)、海光寺四站,共3.6公里。天津成为继北京后中国第二座拥有地铁的城市。

1980年,地铁由海光寺站延伸至西南角站,在早晚客流高峰时间进行维护性载客试通车。1984年,地铁再次延伸后,于当年12月28日举行通车典礼。彼时天津地铁由新华路至西站共设8个车站,实际运营里程为7.4公里。

我收藏有多枚天津地铁通车周年纪念章,例如1984年12月发行的天津地铁新西段通车纪念章,圆形章象征地铁隧道,图中地铁列车外形刻画细腻,下方红色飘带上注明开通时间。外缘铸有一圈凸起的鼓钉纹饰,代表铁轨上的铆钉,彰显地铁建设的突出成就。再如1987年地铁通车三周年纪念时,发行了相同版式不同配色的纪念章。该章为金属材质,圆形,背部镶嵌有曲别针可供佩戴。正面中心有一地铁车头图案,采用近大远小的构图方式,渲染出由左后方向右前方正在行驶的动感。该章上下部分别镌刻"T"和"M"的英文大写字母,是"天津地铁"英文"Tianjin Metro"的首字母。为使画面丰盈,两个字母贴合该章边缘,呈现弧度变形,增加艺术美感。同时在字母轮廓及留白处填充蓝色、红色、白色等涂料,色彩对比明显。该章背面有"天津地铁通车三周年""1984—1987"等凸字环绕,主题清晰。

近年来,天津地铁各线路针对不同人群或围绕传统节假日,推出多种纪念章,采用流行的圆形马口铁徽章形式。如2018年开始免费发放的"关爱孕妇徽章",章面以淡黄色为底色,绘有卡通风格的孕妇形象,右侧有紫色的"准妈出行,请多关照"文字。孕妇在佩戴或出示徽章后,可享受绿色安检服务。

2023年国庆期间,地铁4号线在泰昌路、六纬路、金街、徐州道四站发放了8款纪念章,乘客可在参与互动集章活动后获取。画面采取简约线条与色块搭配的形式,还原出如古文化街牌坊、西开教堂、天津大学七里台校区东门等标志性建筑。画面边缘有"天津"、地铁站名的汉语拼音及地铁车厢环绕放置,中下部设有横幅,印有地铁站名相关文字,与画面背景形成对比,产生进深感。色彩多选取绿色与米黄色,绿色为地铁4号线的标志色,而米黄色温暖柔和,增加亲和力,兼具辨识度。

天津地铁工作人员的制服帽徽,同样设计精美。不同的帽徽有年代与线路之分,中间为天津地铁(津滨轻轨)的标志,周围饰以金色麦穗,底部飘带刻有"天津地铁"等文字,显得庄重而充满活力,通过设计美感展现职业精神。

沽上丛话

题图为1984年发行的天津地铁新西段通车纪念章。

"滨城"非遗印象

戴冠伟

游走在汉沽的土地上,盐田在日光下静默地铺展到天际。那一片片水方格子,澄澈得像一块块淡青色的玻璃,底下沉淀着海水的精华。海风带着一种腥咸的气息,扑在脸上并不使人讨厌,反倒让人觉着一种实在。这气息是海的味道,是时间的味道,也是生活最初的味道。这滋味不像人们平日菜肴里的那般温驯,它是野的,是原始的,是直接从大海里淬炼出来的,没有一丝杂质。

这咸仿佛是一道引子,将我的思绪引向了北塘那喧腾的声响里。古镇的旧街被一片飞扬的尘土与鼎沸的人声笼罩着,那便是汉沽飞镲了。一个个赤膊的汉子,古铜色的皮肤上淌着油亮的汗,他们手中的铜镲被高高地抛向空中,画一道金灿灿的弧,又稳稳地落回手里。随即便是"噎"的一声巨响,那声音仿佛能将空气震出波纹来。镲声未歇,高跷的队伍过来了。那些扮着戏文里人物的男男女女,踩着木杆如履平地般地走来。他们穿着五彩的绸衣,脸上涂着浓重的油彩,一步三摇,长长的袖子甩开像两道流动的虹。围观的人们仰着脸,张着嘴,眼睛里闪着光,不时爆出一阵叫好。

然而这热烈到了潮音寺前,便化入另一种庄严的狂舞里。那便是大沽龙灯。暮色四合,寺里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映着那苍老的飞檐斗拱。忽然,锣鼓的节奏变了,变得急促而深沉,像闷雷滚过天际。一条长龙便在这雷声里,从香烟缭绕处猛地蹿将出来。执龙的人们脚步沉实矫捷,那龙便随着他们的起落,时而低伏,时而高昂,时而缠绕,时而飞腾。那一刻,龙不再是传说,它有了血肉,有了呼吸,它就在这古寺的怀抱里与人们的呐喊完成了一场古老而神秘的对话。

从这声音与光影里脱身,走入太平镇的葫芦文化创意中心,耳边霎时便静了。这里只有一种味道,是烙铁烫在葫芦上发出的植物微煳的清香。案头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葫芦,有的浑圆如弥勒肚皮,有的纤细如美人颈项。那些手艺人正俯着身子,手持一柄小小的烙笔,屏息静气地在那淡黄的皮质上作画。笔尖过处,留下一道道焦褐色的痕迹,这痕迹渐渐成了远山的轮廓,成了流水的波纹,成了蜡梅的虬枝,成了仕女的衣带。没有声音,只有一种专注的、近乎神圣的气氛在流淌。这技艺是慢的,是向内收敛的,将世间万物的风采都收束在这小小的一枚果实之上,用一种火与力的方式使之成为永恒。

这一番奔波,像饮了酒那样的浓烈、清雅,在心头翻涌着,直到我走进茶淀街道的女书艺术馆,这一切才仿佛找到了一个奇妙的归宿。艺术馆白墙黛瓦,素净得很。推开那扇沉重的木门,外头的车马声仿佛已被隔绝。我终于看见了女书,用点、竖、斜、横基本笔画构成,呈现柔美风格。它不像汉字那样方方正正,而是倾斜的、纤长的,每一笔都带着一种优美的弧度,像风吹过后禾苗的姿势,像女子在月光下摇曳的身影。讲解员说这是一种只在女子间流传的文字,旧时女子以此来书写自己的悲欢,那些无以言说的心事,都密密地缝在这蚊足般的笔画里。我俯下身,几乎将脸贴在玻璃上,去辨认那纸笺上的字句,虽然一个字也不认得,却仿佛能读懂那字里行间的一种情绪。那是一种绵长的思念,一种无言的坚韧,一种在狭小天地里,为自己开辟出一片广阔精神疆域的温柔。我忽然想起了白日里所经历的一切:那盐田的咸,是生活的底色;那飞镲与龙灯,是生命奔放的呐喊;那葫芦上的烙画,是沉静的、向内里的雕刻。而眼前这女书,它是什么呢?它似乎什么都不是,又似乎什么都是。它像是那一切喧腾与沉静背后,一缕如泣如诉的精魂。

夕阳的余晖给街区的屋瓦涂上了一层暖暖的橙色。我回头望去,那素净的艺术馆静静地立在街角,像一枚即将合上的、写满了女书的贝壳。我知道,那里面藏着一片海,尽管属于过往,却依然在今天澎湃不已。

题图摄影:李瑞民